

学研社《鲁迅全集》所附《月报》考释

吴海洋

【作者简介】吴海洋，武汉大学文学院。

【原文出处】《新文学史料》(京)，2024.3.132~142

1984—1986年日本学习研究社(以下简称“学研社”)20卷本《鲁迅全集》的出版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与《鲁迅全集》出版史上的盛事。日本国内鲁迅著作的翻译、出版历史悠久,1937年改造社出版了由增田涉等人翻译的第一部《鲁迅全集》——7卷本《大鲁迅全集》,而1984年学研社版《鲁迅全集》是日本国内第一部完全意义上的《鲁迅全集》^①。学研社版《鲁迅全集》是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16卷本《鲁迅全集》的日译本,《全集》的翻译、编校、注释方面集中了当时日本国内最顶尖的一批鲁迅研究学者,在人文社《鲁迅全集》的基础上进行了详尽的校对、注释与解说。学研社版《鲁迅全集》每卷出版时还附带发行一册通讯,这些通讯可称之为《月报》^②,《全集》附带发行的20册《月报》刊载了大量介绍中日《鲁迅全集》编注与翻译情况、日本国内外鲁迅研究动态以及回忆、研究鲁迅的文章,新发现的史料等。《月报》属于“综合性跨语际鲁迅史料”^③,对于了解中日文化交流史与《鲁迅全集》的编辑史、出版史、传播史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与史料意义。

一

日本1920年代已经开始对鲁迅小说《故乡》(1927)、《白光》《孔乙己》(1928)、《阿Q正传》(1928)等作品的翻译^④,1936年鲁迅逝世后,日本创造社编辑出版了第一部鲁迅全集——7卷本的《大鲁迅全集》(1937),但该集子对鲁迅杂文、日记、书信仅仅进行了选录,并未完整收录鲁迅作品,因此《大鲁迅全集》实质上属于鲁迅作品选集。1956年岩波书店出版的由增田涉、松枝茂夫、竹内好合译的13卷本《鲁迅选集》、1967—1968年筑摩书房出版的由竹内好翻译的6卷本《鲁迅文集》都属于日本国内比较有影响力的

鲁迅作品集,但这些仅收录了部分鲁迅作品的“全集”“选集”“文集”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鲁迅全集。中国国内先后编辑出版了20卷本《鲁迅全集》(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普及本,复社出版甲、乙两种纪念版,1938)、10卷本《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1958)、20卷本《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938年复社版《鲁迅全集》在鲁迅的创作之外收录了鲁迅的译文、古籍辑校,但未收日记、书信(1973年人文社版《鲁迅全集》是1938年复社版《鲁迅全集》的简体字版),1958年人文社版《鲁迅全集》则不再收录鲁迅翻译、辑校的作品,仅收录鲁迅的著作。《全集》增收了书信部分,同时每卷末附上作品注释、鲁迅著译年表。1981年为纪念鲁迅百年诞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16卷本《鲁迅全集》。1981年人文社版《鲁迅全集》只收鲁迅著作,内容在人文社1958年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增补、扩充:增加《集外集拾遗补编》《古籍序跋集》《译文序跋集》、日记、书信,另外新增附集一卷(作者著译年表、《全集》篇目索引、注释索引)。此外,对收录的著作在1958年人文社版《鲁迅全集》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注释(注释由5800条、54万字增加至23400条、187万字),篇幅扩充至16卷,著述总字数399万。1981年人文社版《鲁迅全集》属于一部比较完整收录鲁迅著述的全集。^⑤

经国家出版总署同意,1981年12月7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日本学研社、曙光社签订了合作出版、翻译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合同,中日双方代表分别是人文社社长严文井与学研社副社长古冈渥(公司创始人古冈秀人之长子,1973年3月担任副社长、1982年11月担任社长),1982年10月双方又签订了

《补充协议》。学研社版《鲁迅全集》由日本国内一批优秀的鲁迅研究专家担任翻译、编校、注释工作,于1984—1986年陆续出齐20卷。学研社版《鲁迅全集》是1981年人文社16卷本《鲁迅全集》的日译本,然而两版《全集》编注的生产方式却有差别。1981年人文社版《鲁迅全集》的编注是国家工程,《全集》的编校、注释、题解以及定稿需要经过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林默涵、胡乔木的层层审核,虽然《全集》采取了责编负责制,然而《全集》并未标识编注者的姓名——显而易见1981年人文社版《鲁迅全集》的编注是国家意志与集体行为的产物。而学研社版《鲁迅全集》编委会由相浦泉、饭仓照平、伊藤虎丸、伊藤正文、今村与志雄、竹内实、立间祥介、丸山升8人组成,《全集》每卷指定一名编委会成员担任责编,每卷扉页标识责编与译者的姓名。学研社版《鲁迅全集》第1卷刊发的出版说明、翻译基本方针中介绍了《全集》的编校、注释、出版情况,较之原版《全集》,在编校、注释、体例方面有一些新的变化。^⑥

首先,学研社《鲁迅全集》在原版《全集》基础上对内容进行了新的校订、补充。例如学研社版《全集》修订1981年人文社版《鲁迅全集》出版后发现的印刷与书写错误、补充注释并校对鲁迅原文;在《两地书》的翻译中,日文版《全集》根据王得后的研究著作《〈两地书〉研究》“补译了许多当时出版时删去的段落和文字,前面补译了过去未录的六封信。后面又补译了鲁迅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回北京探视母亲病时写给许广平的‘集外书简’十八封信”^⑦。其次,学研社《鲁迅全集》将人文社《鲁迅全集》的16卷本重新编辑为20卷本,在遵循人文社原版《全集》著作顺序的前提下尽量将同一文类的作品单独编集。例如将杂文集《坟》《热风》编入第1卷、小说集《呐喊》《彷徨》编入第2卷,杂文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编入第3卷、书信集《两地书》独立编入第13卷。此外,日文版《全集》也按照作品发表时间对人文社《全集》各卷重新进行编集。例如日文版《全集》将收录鲁迅1920年代创作的杂文的《而已集》《三闲集》与收录1930年代创作的杂文的《二心集》《南腔北调集》分别编为第5卷、第6卷。依据作品文类、创作时间重新编集的做法,显然便于各卷责编的编校、注释、解说工作^⑧。最

后,学研社版《鲁迅全集》在体例上有所创新。例如《全集》每一卷卷末都有本卷责编、译者撰写的“解说”,用于介绍、分析对鲁迅当时的思想和活动、写作情况、作品的评价等;在人文社《鲁迅全集》注释的基础上增加夹注、译注。夹注是对原注的补充、润色,“如原注提到的外国书籍,未标外文名的,译者尽量补上外文,有些人物未标生卒年,译者也尽力查出补足,使原注更显翔实。原注中一些特有的词语(如成语、古语等),译者觉得译成日语后容易失真的,还特意夹注中文原语,以存其真”^⑨。译注则是日文《鲁迅全集》译者自己增加的对鲁迅原文的注释,译注附于原注后,独立于原版《鲁迅全集》注释体系外,对原注内容起到了补充、纠正的作用。

二

学研社《鲁迅全集》每卷附带发行一份独立的《月报》,共20册。《月报》刊载的文章主要是向读者介绍《鲁迅全集》的翻译、编注情况以及与鲁迅相关的历史、文学背景知识。《月报》刊载文章的内容大致分为三个方面:一、中国国内鲁迅研究专家以及1981年人文社版《鲁迅全集》编注人员的文章;二、学研社《鲁迅全集》翻译、编注人员的“译者通信”“鲁迅笔记”;三、日本国内外鲁迅研究方面的文章。

《月报》刊载了八位中国学者的文章,分别是:唐弢《纯洁的朝花》(第1号)、李文兵《关于十六卷全集》(第1号)、黄源《鲁迅的思想遗产为中日所共有》(第2号)、林默涵《祝贺日译本〈鲁迅全集〉出版》(第4号)、锡金《孔乙己说“回”有四种写法,对吗?》(第4号)、李何林《鲁迅和日本文学和日本人民》(第5号)、林辰《中日文学界的壮举——祝贺日译本〈鲁迅全集〉出

卷数	书名	责编	译者
第一卷	坟、热风	伊藤虎丸	伊藤正文
第二卷	呐喊、彷徨	伊藤虎丸	伊藤正文
第三卷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	伊藤虎丸	伊藤正文
第四卷	而已集、三闲集	伊藤虎丸	伊藤正文
第五卷	二心集、南腔北调集	伊藤虎丸	伊藤正文
第六卷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	伊藤虎丸	伊藤正文
第七卷	而已集、三闲集	伊藤虎丸	伊藤正文
第八卷	二心集、南腔北调集	伊藤虎丸	伊藤正文
第九卷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	伊藤虎丸	伊藤正文
第十卷	而已集、三闲集	伊藤虎丸	伊藤正文
第十一卷	二心集、南腔北调集	伊藤虎丸	伊藤正文
第十二卷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	伊藤虎丸	伊藤正文
第十三卷	两地书	伊藤虎丸	伊藤正文
第十四卷	而已集、三闲集	伊藤虎丸	伊藤正文
第十五卷	二心集、南腔北调集	伊藤虎丸	伊藤正文
第十六卷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	伊藤虎丸	伊藤正文
第十七卷	而已集、三闲集	伊藤虎丸	伊藤正文
第十八卷	二心集、南腔北调集	伊藤虎丸	伊藤正文
第十九卷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	伊藤虎丸	伊藤正文
第二十卷	而已集、三闲集	伊藤虎丸	伊藤正文

学研社《鲁迅全集》二十卷构成

版》(第6号)、王锦泉《鲁迅和〈爱与死的搏斗〉》(第12号)。八人中林默涵、李文兵、林辰是人文社“鲁编室”成员,王锦泉、锡金参加了1981年人文社版《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唐弢、黄源、李何林是鲁迅的学生,也是中国知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唐弢、黄源、林默涵、李何林、林辰的文章是代表中国学者对日译本《鲁迅全集》的出版表示祝贺。根据黄源1983年9月26日日记所记,其刊发在《月报》上的文章是由人文社编辑陈早春向其约稿^⑩,由此可以推测出唐弢、黄源、林默涵、李何林、林辰五人为学研社《鲁迅全集》所写的文章当是由人文社“鲁编室”负责约稿,约稿的对象是国内与鲁迅生前有交集或者参加了1981年人文社版《鲁迅全集》编注的知名鲁迅研究学者。《月报》刊载的五人的文章都配有作者照片,并且在文后添加了译注,并附上作者的履历以及学术著述介绍。在唐弢《纯洁的朝花》文章后的译注中,译者解释了文章原名“一枝清采”是取自鲁迅七首《无题》诗中的第一首,《无题》诗是鲁迅写给日本友人土屋文明和山本初枝的一首诗,而译者的译名则是取自唐弢文中所引用的《朝花夕拾》中的“朝花”二字。在《一枝清采》中作者回忆了阅读鲁迅《藤野先生》文章后感受到藤野先生是一位“纯朴而心地伟大的人”,继而介绍鲁迅对日本以及藤野先生的态度:“惟独提到青年时代的老师藤野先生,他的脸上往往出现一种仿佛是掩饰不住的感情的色彩:悠然神往。这种感情的色彩每次都使我心动,使我的灵魂也为之微微震撼。我无法绘状堆满在老人——鲁迅先生脸上的童真无邪的神态,或者,这就是人们说的感情的升华吧。”^⑪然而“战争破坏了一直保存在我心底的美好的形象。鲁迅先生从记忆中抄出来的那朵秀丽的朝花——《藤野先生》,我不知道应当怎样说,这朵花指的或者是鲁迅先生的为人,或者是他们师生之间那段平凡而动人的故事,也随着枯萎了”。最后,作者表达了借由日文版《鲁迅全集》的出版,期望中日人民之间出现更多的鲁迅与藤野——象征着中日人民友谊的“朝花”。^⑫无独有偶,学研社版《全集》第1卷由伊藤虎丸撰写的《解说》中通过引用鲁迅《题三义塔》中“精卫填海”的典故,表达了日文《全集》译者借精卫口中衔着的小石子填平由日本侵略造成中日

两国“深深的裂痕”的愿望。^⑬李何林的文章《鲁迅和日本文学和日本人民》以“隔膜”为主题,讲述了鲁迅对日本文学的译介以及借《题三义塔》一诗表达中日两国人民经历战争后“泯恩仇”的愿望。李何林认为日译本《鲁迅全集》的翻译“更全面地促进了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关心,沟通了‘隔膜’”。^⑭黄源的文章回忆了中国《鲁迅全集》编辑出版的历程,期望中日两国青年“把这份丰富而富有教育意义的思想遗产,共同占有起来”,“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友好关系,把鲁迅的思想遗产世代传下去而共同努力吧”^⑮。林默涵指出“《鲁迅全集》日译本的出版对于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进一步加深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具有重要意义”^⑯。林辰在《中日文学界的壮举》中回顾了中日两国《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史,认为人文社16卷本《鲁迅全集》“是迄今为止内容最丰富、注释最多的文本,而基于它的日文译本也是当今日本现有的最新、最完整的文本”。而日译本《鲁迅全集》的出版“对于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发展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⑰

《月报》刊载的李文兵、锡金、王锦泉三人的文章转载自《鲁迅研究百题》一书。《鲁迅研究百题》一书的编辑是“从一九三五年为当时文学青年编辑出版的《文学百题》得到启发的”,收录了47人的98篇文章。^⑱《鲁迅研究百题》收录了人文社1981版《鲁迅全集》编注人员的文章,“作者们就自己在工作中学到的问题和接触到的材料撰写成文章”,这些文章“虽非鸿篇巨制,却是探疑索逸、有会于心之作”^⑲。《月报》选取的三篇文章分别是李文兵对人文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编著情况的介绍、锡金讨论《孔乙己》注释中“回”的四种写法问题、王锦泉对鲁迅《“死地”》中对罗曼·罗兰剧本《爱与死的搏斗》注释的阐释。李文兵作为人文社“鲁编室”的成员,文中介绍了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原则,例如新版《全集》沿用1958年人文社版《鲁迅全集》不收鲁迅译文、辑校古籍的原则,注释也沿用1958年版本“注重资料,不尚议论”^⑳的客观原则。同时李文兵介绍了新版《鲁迅全集》编、校、注三方面的情况,较之1958年版《鲁迅全集》,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校对都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与完善。锡金的文章指出人文社

1957年版《鲁迅全集》、1979年《呐喊》单行本中对《孔乙己》“回”的四种写法的注释存在问题,其认为“回”字的楷书有三种写法,而“包括草书及各种书法上的变体在内……不止四种;若包括篆书则更多”,从而纠正了原有版本的注释造成读者对孔乙己“博学多能或识字颇多”形象的误解^①。王锦泉在文章中介绍了罗曼·罗兰剧本《爱与死的搏斗》中罗曼·罗兰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态度,指出面对“三一八”惨案中北洋政府镇压革命的事件,鲁迅借引用罗曼·罗兰剧本中的典故表达出其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态度。《月报》对李文兵、锡金、王锦泉三人文章的转载,便于日本国内读者了解原版《鲁迅全集》的版本情况,而对《全集》注释的解疑也有助于日本读者对鲁迅作品的阅读接受。

三

除此之外,《月报》刊发的内容还包括“译者通信”“鲁迅笔记”以及日本国内外有关鲁迅的史料、回忆、研究文章,按照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部分:

1.“译者通信”“鲁迅笔记”

《月报》设置了“译者通信”栏目,主要刊发学研社版《全集》翻译、编注者的文章。关西大学教授北冈正子负责翻译《全集》第1卷中《摩罗诗力说》一文,在《月报》第1号发表了《译后随想》。文中北冈正子介绍了进行《摩罗诗力说》材源考证研究的缘起:从写作硕士论文时发现材源、《野草》杂志文章的启发、鲁迅研究小组的推动,进而开始撰写《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笔记》,并自述了搜集域外文献资料的艰难与曲折。在研究摩罗诗人的过程中,北冈正子与研究对象——摩罗诗人以及鲁迅的感情、心理产生了奇妙的共鸣:

当我研究一位诗人一生成就时,我感觉好像我已经和他们一起度过了一生,我必须休息一下才能开始下一个诗人。了解那些没有死在榻榻米地板上的诗人的生活让我感到异常的疲劳。每当这样的时

候,我就会躺下来让思绪天马行空。想想我一路研究下来的诗人们的人生,想想这些好像成为我的知己的外国诗人,也常常在想鲁迅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写下了这些作品。最终,我意识到我从未真正见过这些人的面孔,所有我从照片中认知的这一张张

面孔早已经过世了。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个平面上,他们的国籍也变得无关紧要,我可以与他们自由地交谈。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时刻,我感觉自己已经脱离了肉体,只是灵魂还活着。我认为翻译就是解释。不知道鲁迅在读《摩罗诗力说》之前的先行材料之时,是在哪里读的,又是抱着怎样的心情读的?我一边为那些与我熟知的诗人的一生感到惋惜,一方面想象着鲁迅的感受,心想如果能够翻译《摩罗诗力说》那该有多好。

北冈正子借着对《摩罗诗力说》材源的考证研究,真切体验到了文字背后恶魔诗人的情感、心理、思想,同时引发对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所表达的“生命无用却又永不止息的力量”^②的思想的启示。丸尾常喜发表在“译者通信”栏的文章探讨了鲁迅作品中人物取名字时的精心设计与深刻寓意。例如“孔乙己”的名字是取自儿童开蒙读物《千字文》,是对科举制度的挽歌;秋瑾与夏瑜的名字中“秋”与“夏”、“瑾”与“瑜”两两成对,华小栓与夏瑜两人的姓组成了“华夏”,寓意为中国,“瑾”和“瑜”取自《楚辞·怀沙》中“怀瑾握瑜兮”一句,都是美玉的别称,寓意为拥有卓越的才能与高洁的意志;Q隐喻着满清的辫子,阿D中的“D”长大后变成“Q”等;赵司晨、赵白眼分别指报晓的雄鸡与夜晚看家的狗,起到赶走邪灵看家护院的作用。(《月报》第2号)东京大学教授丸山升受鲁迅通过药和酒探讨魏晋文人思想的启发,通过鲁迅日记、萧军、萧红、许广平等人关于鲁迅饮酒、抽烟的回忆构建了鲁迅日常生活的横截面,借助对鲁迅日常习惯和喜好的追述还原了人间鲁迅亲切、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月报》第20号)除此之外,“译者通信”还刊发了井口晃、吉田富夫、中岛长文、山田敬三、阿赖耶顺宏、片山智行、南云智等《全集》译者关于翻译问题讨论的文章。

今村与志雄是《全集》编委之一,《月报》每期连载今村的《鲁迅笔记》,共20篇。今村与志雄在《鲁迅笔记》中漫谈古今,内容主要涉及阅读的书刊中与鲁迅相关的日本文人事迹、文坛掌故等。例如林达夫《文学的救国性》中对改造国民性的鲁迅精神的解读,对野口米次郎、高见顺、正宗白鸟、岛崎藤村等日本文人事迹的叙述。此外,今村与志雄还关注到中

国国内《新文学史料》上1984年第1期开始连载的《胡风回忆录》系列文章,在《鲁迅笔记》中对相关历史事实进行了阐发。

2. 鲁迅思想、文学研究

《月报》刊发了一部分解读鲁迅思想、文学的研究文章。东京大学西洋史副教授桦山弘一在《故事新编,或者文艺复兴》中提出以福柯“知识考古”与“文艺复兴”的角度解读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他认为“文艺复兴”中让古人穿着现代服饰、使用现代语言“这是对历史的强烈敏感性造成的”,在《非攻》中“鲁迅的作品唤醒了对于两千多年前的古人的共鸣,并赋予了这些共鸣以现代的衣着。《故事新编》中墨子如同借现代活人之口,将这些现代人的想象力,讲述给我们听”^②。同志社大学法学部教授西田毅在《鲁迅与近代日本的知识分子》中从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了鲁迅从留日时期到晚年与近代日本知识分子(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白桦派作家、横光利一、厨川白村、鹤见佑辅等)之间思想、文学的关系,试图通过考察鲁迅与众多日本知识分子的交往“丰富日本近代思想史‘潜流’”。例如他将鲁迅与夏目漱石进行比较,认为“两人都具有敏锐的历史洞察力,都把各自祖国的命运和现代化问题,特别是现代化与自我问题作为各自文学作品的基本母题。我认为有必要在日本现代思想史的更广阔背景下考虑两者之间意识形态的共鸣现象”。^③作家立松和平对鲁迅小说《孔乙己》进行了文本细读,指出了鲁迅小说的象征意义:

这是一部极其悲伤的作品。我始终认为孔乙己指的就是我自己。人是在不经意间出生,又消失在不经意的地方。从伙计在巨大的弧形柜台后面的位置看去,落魄的孔乙己不过是一个从他眼前掠过的影子。伙计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柜台的内侧,他站在一个固定的点上,很稳定。这给作品带来了一种宁静的印象。伙计的眼睛就是鲁迅的眼睛。他有一双强大的眼睛,可以看穿一切。……如果说孔乙己是堕落知识分子的象征,伙计是世界的象征,那么酒象征着什么呢?它是人活于世的意志、对人来说是一种安息和善待他人的象征。鲁迅

作品的一个特点是所有的主要人物和道具都充满了象征意义。通过这种方法,任何一个小作品都可以具有令人惊讶的深度和广度。^④

3. 鲁迅作品的阅读、教学

鲁迅承载了日本战后一代人的阅读、教育记忆,《月报》刊发了日本国内读者、教师解读鲁迅的文章。尾崎秀树回忆了自己在军队阅读鲁迅作品的经历,他提及《阿Q正传》结尾中阿Q被处决的情节事触发了其对哥哥尾崎秀实被判处泄露国家机密罪而被绞死的政治事件的感怀。尾崎秀实是日本《朝日新闻》驻上海记者,曾经采访过鲁迅,与山上正义、沈瑞先等人合作出版了《阿Q正传》日译本。《月报》第4号)文学评论家小田切秀雄认为代际差异造成理解鲁迅的困难:“战前的一代人遭受了很深的创伤,可以让他们走出来并同情他人,而年轻的新一代,受伤较少,发现很难做到这一点”,但他认为日本“战后一代人面临着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反抗斗争被摧毁的境地”,因此鲁迅描绘沉默民族灵魂的经验仍值得当下日本人学习。^⑤关东学院大学教授上原淳道在《鲁迅作品与我》中记述了1950年代当时大学生很容易接受鲁迅的文学与思想,但之后的大学生逐渐对谈论鲁迅不再感兴趣。而在大学一次面向普通民众的公开讲座谈到鲁迅《祝福》时,却引起听众对《祝福》中可怜女人的同情、理解,由此发出对鲁迅研究学院化现象的感慨:“就日本而言,我真诚地希望鲁迅研究的深化不是朝着疏远大众、国民与鲁迅的关系的方向,而是朝着更贴近大众、国民的方向发展。鲁迅大概不希望他的作品成为专家研究的对象,而很少被大众阅读。”^⑥《月报》还刊载了当时日本知名导演山田洋次谈论阿Q与电影人物卓别林、车寅次郎性格比较的文章。山田洋次认为“卓别林是美国的阿Q,阿Q是中国的卓别林”,两人的经历、处境很像,“他们俩都会被无情之人瞧不起、取笑、欺骗、遭受惨痛的折磨,他们的心底却从未受到过深深的伤害。因为他们能够利用自己不那么聪明的头脑中的逻辑,反败为胜”。作为《寅次郎的故事》的导演,山田洋次认为阿Q与车寅次郎都是“长得丑、讨厌工作、总想恋爱的人”,但他借一位中国导演之口表达了对阿Q

性格新的评价：“工作是一件光荣的事，但偷懒、享乐、玩耍的欲望不也是人之常情吗？鲁迅笔下的阿Q虽然不是正面人物，但我们不能不爱他。”^{②③}

4. 新史料的挖掘

《月报》注重对新史料的挖掘。《月报》第6号刊发了医学院内科教授泉彪之助从医学角度分析鲁迅晚年病情与心境的文章。泉彪之助认为美国、日本医生对患者解释病情的方式不同，西方医生邓恩向鲁迅原封不动式的呈现病情的解释方式，其本意是鼓励病人对抗疾病，然而鲁迅却从中感到西方医生“某种冷酷无情的感觉，并无意反抗了他”，“邓恩博士的解释不可避免地带回了死亡的问题”，这从而影响到鲁迅晚年的心境以及《死》的写作；鲁迅比较信任日本的须藤医生，然而须藤医生对鲁迅病情的解释却有所隐瞒，其原因“大概因为他是一名医生，他不能把人看成有疾病的生物体，而是看成有自己忧虑的人。须藤有时会被一些中国人误解，是因为语言的障碍，让他无法传达出真正医生应有的内心温度，不是吗？”^{②④}最后泉彪之助借两位医生的解释病情方式的差异提出对医学客观性与医学伦理的思考。此外，在刊发于《月报》19号的文章中泉彪之助还从美国、上海等地的档案查找、搜寻到的邓恩医生的个人信息。《月报》第7号刊发了安倍正孝对本田祥三的访谈，本田祥三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求学时期亲历了鲁迅1930年4月17日的演讲《流氓与文学》。访谈中本田祥三描述了当时讲座的现场情形：“身穿蓝色长袍的鲁迅静静地走上讲台，面对面坐着，平静地向观众讲话。他演讲的态度与昂首挺胸的讲话态度截然相反。听众自然产生了共情，即使每一字都听不懂，但也能感受到内心的热情。……由于鲁迅的口音很重，学生们听不懂意思。每当学生没听明白，再次问鲁迅时，鲁迅就拿粉笔写在黑板上。”本田祥三披露了记录鲁迅讲座信息的备忘录“堀川笔记”，“堀川笔记”分四次记录了鲁迅讲座内容的要点，是非常珍贵的史料。^{②⑤}此外，《月报》第13号刊载了由尾崎文昭整理记录的内山完造弟弟内山嘉吉关于鲁迅墓碑两次（分别在“抗战”期间、“文革”期间）被损毁的历史事件的回忆，文章重点谈及了“抗战”期间上海万国公

墓的鲁迅墓碑遭日本士兵破坏、内山完造修复鲁迅墓碑等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文章还附上了第一次被损毁的鲁迅墓碑照片。

5. 域外鲁迅的传播、接受

《月报》刊发了部分域外鲁迅研究的文章。《月报》第17号刊发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寇志明的《美国的鲁迅研究》一文，文章介绍了鲁迅在美国的翻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他指出鲁迅的作品在美国不受读者欢迎的现象，认为背后包括政治、文化上的因素：政治关系恶化、宗教差异、中国文学中的说教主义、美国重原创轻翻译的文化价值观等。其次，介绍了美国6篇以鲁迅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并对其研究得失进行了评论。最后，寇志明介绍了美国鲁迅研究最新研究动态，例如李欧梵的专著《铁屋中的呐喊》、会议论文集《鲁迅及其遗产》、莱尔对鲁迅全部短篇小说的翻译等。此外，《月报》第15号刊发了日本大学教授富田仁介绍法国文学史、百科全书中对鲁迅的评价情况；《月报》第16、17号刊发了柳富子两篇关于鲁迅与俄国、东欧文学关系的文章，文中柳富子介绍了鲁迅作品在俄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情况，并论述了苏俄、东欧文学对鲁迅思想、文学的影响。

附录：

学研社《鲁迅全集月报》目录

第1号

松枝茂夫：《当今所能期待的最完整、最全面的全集》

唐弢：《纯洁的朝花》，尾崎文昭译

李文兵：《关于十六卷全集》，代田智明译

北冈正子：《译后随想》（译者通信）

今村与志雄：《鲁迅笔记1：林达夫〈文学的救国性〉》

第2号

黄源：《鲁迅的思想遗产为中日所共有》，白水纪子译

桦山纭一：《故事新编，或者文艺复兴》

丸尾常喜：《起名的方法》（译者通信）

今村与志雄：《鲁迅笔记2：野口米次郎的〈与鲁迅的谈话〉》

第3号

饭塚朗：《我心中的鲁迅》

青野繁治：《向鲁迅学习、成长的作家——茅盾》

相浦杲:《厦门的鲁迅》(译者通信)
今村与志雄:《鲁迅笔记3:从〈与鲁迅的谈话〉到〈隔壁的鲁迅先生〉》

第4号

尾崎秀树:《遇见鲁迅》
林默涵:《祝贺日译本〈鲁迅全集〉出版》,下出铁男译
山田洋次:《阿Q,卓别林还有车寅次郎》
锡金:《孔乙己说“回”有四种写法,对吗?》,杉本雅子译
今村与志雄:《鲁迅笔记4:鲁迅的言辞,以及高见顺》

第5号

李何林:《鲁迅和日本文学和日本人民》,宫尾正树译
野町均:《高中生的中国观与鲁迅观》
《咏鲁迅——山本初枝和歌选》,吉田漱编
井口晃:《译后……》(译者通信)
今村与志雄:《鲁迅笔记5:关于正宗白鸟及其它》

第6号

林辰:《中日文学界的壮举——祝贺日译本〈鲁迅全集〉出版》,吉川荣一译
泉彪之助:《鲁迅的诊察》
正宗白鸟:《莫赖斯与鲁迅》(资料散策)
吉田富夫:《“绝对地”——关于译词》(译者通信)
今村与志雄:《鲁迅笔记6:鲁迅与高见顺》

第7号

兴膳宏:《鲁迅早期的翻译小说》
藤森节子:《鲁迅的文章,小讲究》
安倍正孝:《本田祥三访谈》
中岛长文:《翻译〈两地书〉后》(译者通信)
今村与志雄:《鲁迅笔记7:鲁迅·岛崎藤村·高见顺》

第8号

小田切秀雄:《鲁迅与一代人》
胡风:《改造社版〈大鲁迅全集〉——第三、四卷解说(选编)》,鹿地亘译(资料散策)
伊藤正文:《鲁迅的旧诗》
今村与志雄:《鲁迅笔记8:正宗白鸟眼中的鲁迅1》

第9号

内村刚介:《不信任时代的纪念碑》
新岛淳良:《我心目中的鲁迅》
板井东洋男:《从书信中看到的鲁迅与顾颉刚的争执》
今村与志雄:《鲁迅笔记9:正宗白鸟眼中的鲁迅2》

第10号

浅野晃:《关于内山先生》

池上正治:《鲁迅协会》

饭塚容:《鲁迅与电影》(译者通信)

今村与志雄:《鲁迅笔记10:正宗白鸟眼中的鲁迅3》

第11号

本田祥三:《对鲁迅的怀念》
吉田漱:《鲁迅与山本初枝》
山田敬三:《“红鼻”与“青剑”——鲁迅的两个习惯》(译者通信)

今村与志雄:《鲁迅笔记11:再谈正宗白鸟及其它》

第12号

西田毅:《鲁迅与近代日本的知识分子》
王锦泉:《鲁迅和〈爱与死的搏斗〉》,刘间文俊译
阿赖耶顺宏:《啊,粪帚》(译者通信)
今村与志雄:《鲁迅笔记12:关于〈胡风回忆录〉1》

第13号

驹田信二:《戏谑的心情——〈故事新编〉的意义》
内山嘉吉:《鲁迅墓两次被毁》,尾崎文昭整理
木山英雄:《绍兴师爷》(译者通信)
今村与志雄:《鲁迅笔记13:关于〈胡风回忆录〉2》

第14号

立松和平:《决定性的错位的担心——读〈孔乙己〉》
川上哲正:《出自一个比喻》
饭仓照平:《鲁迅与植物》(译者通信)
今村与志雄:《鲁迅笔记14:关于〈胡风回忆录〉3》

第15号

加太一松:《鲁迅与连环画剧》
富田仁:《鲁迅在法国——文学史、典故介绍》
片山智行:《那可不行啊》(译者通信)
今村与志雄:《鲁迅笔记15:关于〈胡风回忆录〉4》

第16号

高杉一郎:《一次偶然机会,我结识了鲁迅孙女》
柳富子:《鲁迅的俄文译本及其研究——从莫斯科出发1》
胡风:《改造社版〈大鲁迅全集〉——第四卷解说(选编)》,鹿地亘译(资料散策)

今村与志雄:《鲁迅笔记16:关于〈中国小说史略〉》

第17号

寇志明:《美国的鲁迅研究》,宫尾正树译
柳富子:《俄国与东欧文学的鼓吹者鲁迅——从莫斯科出发2》
鲁迅所用图章印记
今村与志雄:《鲁迅笔记17:鲁迅谈中国古典文学》

第18号

宫本研:《在绍兴》

林京子:《一九三十年代》

佐藤保:《周作人的送别诗》(译者通信)

学研版《鲁迅全集》全部二十卷的构成

今村与志雄:《鲁迅笔记18:“豆腐西施”——豆腐店的美女》

第19号

上原淳道:《鲁迅作品与我》

泉彪之助:《寻找托马斯·B. 邓恩医生》

日记I(第17卷)·日记II(第18卷)正误表

南云智:《“休息”与“休假”》(译者通信)

今村与志雄:《鲁迅笔记19:“奴才”与“奴隶”——关于译词》

第20号

西村晃:《关于我的父亲西村真琴》,尾崎文昭整理

高杉一郎:《欢迎萧军来日》

丸山升:《鲁迅的酒烟》(译者通信)

今村与志雄:《鲁迅笔记20:没说完的事——中野重治及其它》

注释:

①松枝茂夫:《今日望み得る最も完全な全集》,《鲁迅全集》第1号《月报》,1984年11月。

②“日本的出版社在出版全集、系列丛书、大型辞典等多卷本出版物时,通常每月刊行一卷,每一卷附带一期编辑通讯……包含书一作者一编者一出版社一读者的各种信息,是出版物本体的重要附件”,此类通讯称作《月报》。潘世圣,岳笑囡:《新见资料考论:改造社〈大鲁迅全集月报〉第1号》,《现代中文学刊》2022年第6期。

③潘世圣,岳笑囡:《新见资料考论:改造社〈大鲁迅全集月报〉第1号》,《现代中文学刊》2022年第6期。

④参见王家平:《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1909—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⑤中国国内《鲁迅全集》编辑出版情况参见李文兵:《新版〈鲁迅全集〉有什么特点》,《鲁迅研究百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页;朱正:《略说〈鲁迅全集〉的五种版本》,《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4期。

⑥参见《刊行にあたって》《翻訳にあたっての基本方針》,《鲁迅全集》第1卷,学习研究社1984年版,第2—4页。

⑦孙玉石:《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座丰碑——日本新译二十卷本〈鲁迅全集〉陆续出版》,《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7期。

⑧⑬伊藤虎丸:《解説》,《鲁迅全集》第1卷,学习研究社

1984年版,第503、533页。

⑨李文兵:《在日译本〈鲁迅全集〉出版的时候》,《人民日报》1985年4月23日第8版。

⑩黄源:《黄源文集》第8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553页。

⑪⑫唐弢:《一枝清采》,《唐弢文集》第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615、616页。

⑬李何林:《鲁迅和日本文学和日本人民》,《李何林全集》第1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265页。

⑭黄源:《鲁迅的思想遗产为中日所共有》,《黄源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255页。

⑮林默涵:《日本語訳〈鲁迅全集〉出版を祝す》,下出铁男译,《鲁迅全集》第4号《月报》,1984年11月。

⑯林辰:《中日文学界の壮举——日本語訳〈鲁迅全集〉の出版を祝す》,吉川荣一译,《鲁迅全集》第6号《月报》,1985年4月。

⑰刘春贤:《学习和研究鲁迅的一本好书——读〈鲁迅研究百题〉》,《图书馆》1984年第4期。

⑱林默涵:《鲁迅研究百题·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⑲李文兵:《新版〈鲁迅全集〉有什么特点》,《鲁迅研究百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⑳锡金:《孔乙己说“回”有四种写法,对吗?》,《鲁迅研究百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110页。

㉑北冈正子:《訳後随感》,《鲁迅全集》第1号《月报》,1984年11月。

㉒桦山紘一:《故事新編、もしくはルネサンスのこと》,《鲁迅全集》第2号《月报》,1984年11月。

㉓西田毅:《鲁迅と近代日本の知識人》,《鲁迅全集》第12号《月报》,1985年8月。

㉔立松和平:《決定的にずれてしもり不安——〈孔乙己〉を読んで》,《鲁迅全集》第14号《月报》,1985年11月。

㉕小田切秀雄:《鲁迅と世代》,《鲁迅全集》第8号《月报》,1985年6月。

㉖上原淳道:《鲁迅の作品と私》,《鲁迅全集》第19号《月报》,1986年8月。

㉗山田洋次:《阿Qとチャップリンとそして車寅次郎》,《鲁迅全集》第4号《月报》,1984年11月。

㉘泉彪之助:《鲁迅の診察》,《鲁迅全集》第6号《月报》,1985年4月。

㉙安倍正孝:《本田祥三氏聞き書き》,《鲁迅全集》第7号《月报》,1985年4月。